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三十五

崇儒類

謝廷傑　崇祀大儒以明正學疏

李　頤　崇祀真儒以培道脉疏

王世貞　光復孔廟祀典評定從祀諸儒疏

劉元卿　聖世理學大明祀肆儒以輿正學疏

陳于陛　議從祀疏

吳中行　議從祀疏

喬攀龍　崇正學闢異說以一人心疏

張問達　邪臣橫議乞嚴逐以維世道疏

崇儒類

崇祀入儒以明正學以育眞才以隆聖澤疏

謝廷傑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 萬曆元年正月

臣聞欲致治者必資於用才然而人才有高下則政治之汙隆隨之是故眞才之長育不可以不豫也欲成才者必由於學術然而學術有純駁則人才之高下隨之是故正學之講明不可以不加也欲明學術不徒在於立黌序設條教必由有大儒焉樹之標準

昭之議則然後可以一衆趨堅初志而要之有成是
故於所謂大儒者生則禮而師之歿則從而祀之不
可以已也仰惟 皇上以天縱之資撫日中之運詔
諭數下求賢審官蓋於用才圖治心至切矣臣感激
遭逢不揣愚陋思俯效涓埃仰贊明聖竊敢推本所
以明正學育眞才以隆聖治而上副聖心者爲 皇
上陳之臣伏見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篤信
聖人力求道妙謂儒者之學不獨功利非所當爲即
訓詁詞章皆在所不足事故本虞廷精一孔門博約

之旨以發大學格物致知之義名曰致良知其大意
以為人心虛靈萬理畢具不假外索而自有真知是
所謂良知也人能不蔽於物欲不牿於見聞使虛靈
之體湛然常存寂然常應是所謂格物以致良知也
良知致則出吾所固有者以酬酢萬變宰制舉動如
出規矩以為方圓無有乎不足無有乎勿當此所謂
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一貫之道也其為
理明白而易簡其為說精確而圓融舉凡近世舍內
逐外支離汗漫之習與夫慕空耽寂枯槁遺落之弊

蕩洗而空之至其行履則忠孝正直不媿屋漏發爲文章措爲政事建爲勳業皆炳炳巍巍在人耳目臣嘗僭評孔孟周程之後所謂大儒未有過於守仁者也顧在先朝廷臣屢乞以王守仁及大學士薛瑄從祀孔子廟庭瑄幸已允所請而守仁猶欲待事久論定遲而未決夫其所以欲待論定者不過疑守仁之學專主於尊德性與朱熹之道問學不同而已臣愚竊惟尊德性道問學非兩事也德性不可以徒尊必道問學而後其尊者始有實功不然則禪矣問學不

可以徒道必尊德性而後其問與學者始有主本不然則詞章矣功利矣要之天之與我德性之外無他物故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本體之外亦別無工夫之可言今觀陸九淵之論未嘗不及於讀書而朱熹之教門人未嘗不以身心為務則彼分朱陸而貳之者非知貳守之學者也而又何可據以疵守仁乎且夫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公學而公言之則其議論固自不能無異同亦不害其有異同昔朱熹與信程頤何啻蓍蔡至於傳易則其說多異焉論者不以是

去取其從祀而獨欲以是抑守仁此臣之所未解也
今天下經生學士類多誦習守仁之書於所謂正學
蓋已知所向往獨從祀之議未定則朝廷所以一彼
衆趨堅其礽志而要之有成者猶未備也臣産於江
西今奉命廵按浙江江西者守仁過化之地浙江者
守仁所生之鄉也臣於守仁考之頗悉知之頗眞故
臣竊願
皇上崇祀守仁使與瑄並俎豆於孔庭於
以樹標準昭儀則庶幾正學昌明眞才輩出聖治之
隆聖心之副一舉而兼得之而萬世之下相與稱曰

本朝文獻之盛從祀者不止一人焉書之簡册豈非
聖代之光哉

懇乞聖明集公議崇祀眞儒以培道脉以隆萬世文治疏

李頤　陝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元年正月

臣惟祀典之至重者莫過於侑食孔廟故非可祀之人而得與至重之典是瀆聖也因典禮之重而遂遺當祀之人非尚賢也我明興二百餘年絃歌之化暢乎遐邇庸人孺子皆知誦法孔氏夫何璧宮之側俎豆其間者僅止薛瑄一人豈瑄之外眞無其人哉或有之而歷世未遠或時公論尚未定抑或隱於下位

而表章者無其人耳我皇上肇登寶位稽古右文
正理學大明之會頃者御史謝廷傑疏舉先臣王守
仁擬議從祀之列臣待罪言官凡有潛德未揚皆當
據實敷陳以翼文明之化况生同其里素得於聞見
之眞者敢不爲皇上陳之臣謹按餘干故儒胡居
仁質本深潛學由積累其進修以力行爲實地其要
領以主敬爲持循慕道安貧日尋孔顏之樂窮經講
學深得濂洛之傳晏處而存省益嚴餙躬而細微必
謹其他如孝友之實行履歷之大致卽今愚夫小子

皆能述之誠所謂躬行君子斯道先覺也當時本省副使夏寅往諮時政得其水利拾條命有司行之百姓至今稱便提學僉事李齡聘主鹿洞講立學規而後學守之與朱子教條並傳其平居著述有易傳春秋傳今頗散逸未次存於世者有居業録有粹言有文集其間議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莫非羽翼六經發揮斯道其有功於聖門眞非淺鮮也故先臣楊廉集國朝理學諸臣而道觴所序獨揭薛瑄胡居仁至謂朱程高弟豈多讓之當時縉紳名流如吳廷舉

羅欽順張吉輩咸極力推尊至有願爲執鞭之語近者副都御史鄭世威因議從祀亦云宋儒自周程張朱而下我朝理學若薛瑄胡居仁皆傳得其宗聖學正脈此皆歷歷可考者夫薛瑄際行時道其學術事功譬如景星慶雲人共快覩居仁隱處草澤不求聞達而一旦名動海內稱之者輒等之瑄焉非誠不可掩安能至是哉臣愚所以必信今之從祀者自瑄而下無有右於居仁也伏乞　皇上丕顯文謨王張斯道勑下禮部廣集羣議據實上聞如果臣言不謬將

胡居仁同薛瑄王守仁從祀孔廟而以其所著居業録粹言同薛瑄讀書録儒行纂修編於性理之後列於黌宮一示來學庶理學益明真儒輩出而我國家文治之隆將萬萬年無疆矣

光復孔廟舊典訂定從祀諸儒疏

王世貞 南京刑部尚書 萬曆十六年

臣自束髪而從諸生後誦法孔子髪今已盡白矣竊覩聖道炳如日月愈久愈新卽自漢唐宋以迨胡元而隆崇之典亦愈久愈盛我 高皇帝因仍無改且武廟之至 憲孝二朝采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議佾舞則益而八籩豆則益而十二盛矣極矣蔑以加矣世宗皇帝下 明詔易像爲主易王稱師此萬古獨信崇眞足破迂儒淺陋之見然其意未嘗不欲致其

隆崇而一時輔臣禮官以言禮驟貴曲加迎傳遂至佾舞籩豆之數皆有所裁損下僅同諸侯王而大成殿名更爲先師廟止不得與釋道竝紳衿之士入與駿奔色沮而不敢吐者六十年矣天下後世不免有所窺見以 聖主隆師重道之盛心附末世尊君卑臣之微指臣竊以爲奉行者之過也今幸遭禮樂將興之會當議論無諱之朝若不以時改正後復何冀爲此冒昧上 請乞下禮官及館閣大臣會議除木主師號外其餘一切光復其於 聖化不爲無補臣

又考得廟祀所謂四科十哲者蓋孔子偶追陳蔡之厄思不及門之士而記者追列其人耳不然何傳道若曾子者而不與也顧使宰予冉求濫竽其間竊所未曉夫宰予相齊身死田常之難家語所紀雖不盡殁然而朽木糞土之誚見鄙聖門短喪自便之私得罪名教冉求爲季氏陪臣聚斂以益其富鳴鼓之攻非徒之責凜乎霜鉞　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故追咎權相之奪情以廉勵百僚又屢飭有司之掊尅而于求於臣子之倫何如天下萬世之論何如乃使之偃

然於大聖一堂之上與顏閔比肩何其謬盭不倫至此也臣以為宜降置兩廡必欲補十哲之缺則有有若南宮适二子其言行蓋為純懿庶可從顓孫師之例進補臣又考得嘉靖初年於從祀諸儒有所進斥固極精當然所進歐陽修者文章士也其行誼政術亦在中上獨嘗議摘易繫非聖無法而驟貴之臣祇以其所著濮議微合新禮遂登從祀臣以為登歐陽修不如登范仲淹仲淹力振綱常首扶神氣又能於戎馬倥偬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俾成大儒仲淹之

賢覩歐陽修何啻徑庭合無併將臣前後所言進斥四科十哲及兩廡諸儒通下禮官館閣大臣會議定奪庶幾聖道益隆聖德益顯庶本腐儒竊覩追隆孔子之典屢益於累代而驟損於盛朝不無有慨於中及抵南京嘗以春秋丁祀顧瞻廟貌徘徊堂廡私心提撕怦怦如有所失敬披肝腑一得之愚遂忘尸祝越俎之戒陛下采公議歸之獨斷臣不勝幸甚斯道不勝幸甚

聖世理學大明乞增祀四儒以興正學疏

劉元卿 禮部主事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

臣聞之臣師耿定向曰世之所以乂安平寧者人爲之也人之所以循理率度者道爲之也道之所以制事制心而不至淫蕩邪僻則學爲之也是故三代而上學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三代而下學在孔子或以君相爲學而仁流當世或以師友爲學而仁流萬世夫其不襲名位而流仁最遠彼以爲賢於堯舜有以也孔子而後師友道喪然六經故在也朱熹承周

程之後特爲表章使天下士民咸知尊孔孟以自來故自宋至元迨我國朝遵用其教世道有所賴而定何往非朱熹之功然熹之註疏古以爲涉海之航而後之學者遂以航爲海於是乎求之詞章記誦而視聖人以爲終不可至則熹之學又復大晦王守仁出而提掇良知之旨於是天下學士大夫始知吾人之知無不良人皆可以至於堯舜而患不致知耳希聖之路久塞而復開則又守仁之功夫人心萬物皆備譬之猶海也朱熹借六經以爲航守仁復直指人心

使曉然知海之不遠故皆孔門之嫡脈其並得從祀宜矣然臣以爲朱熹之功大矣所以開朱熹者誰也則李侗羅從彦之祀不可不議也守仁之功大矣以身發守仁之學者誰也則鄒守益王艮之從祀不可不議也王者之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不求其原海孰與輸不求其委海孰與衍熹之學得之李侗李侗得之從彦從彦得之楊時楊時得之周程

臣觀從彦教人每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侗亦嘗終日危坐以騐所謂中者則其學有本原固大

都可見乃尊堯錄通達國體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本末備具咸可舉行視世儒迂踈無當又何如也彼其師楊時以為惟從彥可與言道而從彥少然可亦亟稱許李侗蓋不虛云今周程祀矣楊時又增祀矣乃從彥與侗顧不得祀則不可不謂之缺典也守仁之徒滿天下至求其不失宗旨而粹然一出於正者則當以鄒守益王艮為首守益之學即時行物生即天載即三千三百即發育峻極悟及於無聲無臭而學不越於庸德庸言志期於皜皜肫肫而行不離

於子臣弟友先經諸臣特疏言之亦頗詳盡矣王艮以布衣倡止至善之義卓然欲立其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其志誠大而夷考其所以語立身者甚詳所自爲立身者甚嚴巨節細行咸可昭日月通神明彼其以褐衣而師表王公又豈聲音笑貌可虛致哉臣觀今日學術謬悠特甚或以孝弟爲剩談以懲窒遷改爲泥滯夥狗仁義駢拇禮樂孔孟之訓幾若贅疣於此之時使四臣者得入祀典無但尊朱熹而及其師使傳道者知俱立俱達之爲大亦無但尊守仁而

及其徒使承傳者知親師取友之爲益則四臣兢兢
躬行或憒然如田夫野老或寘然而默坐澄心或忠
義形於目言或孝誠發於天性是皆未有玄悟奇行
而今所崇祀乃在此而不在彼則所以懸衡量陳準
繩申飭規矩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其爲補豈小小哉
夫學者也趨方便之門易趨繩墨之途難人亦誰不
願附於賢聖顧無奈繩墨之易失也今使人釋繩墨
而可以得賢聖其誰不欣然從之畫工之畫也惡圖
狗馬好作鬼象則以人之所不覩者易逃爾今欲使

鬼之說得熄則無若引四儒以示之臣故以爲增祀
四儒不但可以補先令之缺典蓋亦正學術大機也
伏惟皇上採納臣言勅下禮部覆加查議增祀宋
臣羅從彥李侗先臣鄒守益王艮則俎豆生輝斯文
幸甚臣不勝祈懇之至

議從祀以崇聖道疏

陳于陛 司經局洗馬 萬曆十二年九月

據禮部手本開稱河南道御史詹事講奏前事請以先臣尚書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從祀孔子廟庭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該本部題覆照先年例勑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諸臣各直抒所見核議以聞奉 聖旨從祀重典着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從公品隲議奏務協輿論欽此續據手本該科道諸臣疏言尚書章懋祭酒蔡清鄒守益

諭德吳與弼修撰羅倫僉事吳仲韶布衣吳居仁陳
真晟王艮等並令從祀部覆照前例行各該衙門一
併擬議具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到臣 臣惟
自古哲王靡不遵聖教表真儒以光顯人文彌綸贊
化所從來久矣我 皇上勵精求理虛懷重道慨然
俞言官之請以諸臣從祀博延廷議將親賜臨決以
定懿典嘉惠來學甚盛舉也臣 幸承乏從儒臣後
佐議論之末其敢不敬獻其愚 臣 聞之祀報功也孔
廟之從祀報先儒覃精著述羽翼 六經者之功也功

誠在所可重雖三十六經師之流皆嘗儼然侑食而
不爲泰非此族也即行顧節槩超越人羣其流光竹
帛者要不係從祀與否而祀典則不容濫及矣此前
代議從祀之定衡也本朝道化翔洽仁賢輩出軼漢
宋遠甚乃律以翼經之格顧欿然若不足焉即先臣
薛瑄之從祀議者尚求多於著述持論未決者數十
年而後定誠慎之矣必欲舍是而漫施月旦于德業
品流之間諸鴻碩彬彬相望又有不盡言官所稱舉
者安能一一而躋之俎豆之列乎臣之謬妄以爲茲典

也王于推而進之使揉雜而莫辨其失也濫王于約而裁之使寂寥而莫續其失也隘二者皆不可也明興二百二十餘年于茲僅祀一臣瑄耳瑄之外寧無可繼其軌躅者至于著述之事方今　聖道若日星明而江湖流亦宜無深泥于訓詁戕鮮間第取生平立言出于自得之真而足以發舒聖德興起來學者是則可稱于羽翼之林也已若陳獻章王守仁胡居仁蔡清四臣竊以皆無愧于從祀者也獻章之學以致虛立本以主靜養爲善之端倪以勿忘勿助之間

爲體認之則以無所安排自然應用不遺爲實得葢
始嘗求之聖賢典訓而無所湊泊也然後舍煩之約
去耳目支離之用存虛圓不測之神真見心體隱然
參前倚右日用應酬闔闢卷舒無不自得庶幾乎聖
人之道知而好好而樂者也守仁之學以聖人爲必
可至以心之良知是謂聖以萬事萬物之理皆不外
乎心其致良知之說大意謂心之本體即天理之昭
明靈覺即良知人能實致其知天理常存和融瑩徹
充塞流行天下事雖千變萬化以此應之更無遺鈌

滲漏其道明達而易簡其功夫直截而灑脫其文又取之大學孟子而稟裁于靜虛動直大公順應之指于聖人之道可謂識其大矣合三臣而評之守仁之世近矣然能樹標幟于獻章之後而擔荷甚重獻章之遇訕矣然實啓關鑰于守仁之先而造詣最淳今遺書具存諄諄乎仁義忠信之談娓娓乎子臣弟友之際其于弘闡聖教醒寤後學爲效卓爾世之議獻章者曰偏乎靜議守仁者曰偏乎知以爲竊陸九淵楊簡之緒而近禪臣以爲非篤論也獻章曰不離人

倫日用見鳶飛魚躍之機守仁曰知之真切篤實即行行之明覺精察即知彼蓋合動靜知行交養並進此非陸楊之學而周敦頤程顥之學也使王臣得事聖門方且躋游夏而希回賜何疑于守仁從祀哉居仁之學以持敬爲的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其道始於卑近而漸造乎高遠蓋闇修力踐之儒也清之學養正性特正行潔志經傳于聖賢之指多所發明而老遂于易蓋篤信精詣之儒也王臣聲聞風槩視獻章守仁疑若少遜然皆能復繩而趨審步而進

近守先聖以待後之學者臣以爲祀一居仁可以明
爲已誠身之重而使學者無馳騖空談標榜之習祀
一清可以存著述翼程之意而使學者無尚懸解簡
徑之科所裨補于正學者非淺小也臣請以學術同
異之辨畧而言之蓋聖賢之學有妙悟而超詣者此
上智之獨專也亦有下學而上達博取而約受者此
無知愚賢不肖公共之學也夫孔子天縱生知之聖
也而克復語之回一貫語之參賜其以本體精微之
指心心付受最明白簡要矣然亦不知以是爲立教之

恒也其誨人曰入孝出弟曰言忠信行篤敬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言有倫事有經循循乎不淩節而施也而至于命與仁則罕言矣惟與天道則弟子不得而聞矣聖人之意豈不以微言神解非可厚責之學者而垂示教法使人人有所持循則本末始終先後一定之序斷斷乎不可易耳此孔子之道所以爲大中至正而萬世無弊也孔子而後道學莫盛于宋若周惇頤程顥皆以契悟自得爲宗者也則有意

乎尊師道重檢式矣而集大成者惟朱熹其教人爲
學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依然孔門軌則也夫以熹之貫穿經籍旁涉百氏豈
不知得意忘象之說簡易條暢而可喜然寧固守其
說不干蹈乎徑悟躐造之歸如註浴沂章稍涉高虛
後蓋亟誨之註默而識之不以爲識之識而讀如記
志之志雖其拘牽文義未必盡合于聖人而一念扶
持正學惟恐涉他足而誤衢徑可謂良工獨苦矣故
臣愚以爲立萬世中正之極者孔子繼孔子而發明

正學者朱子嗣是若元之許衡本朝之薛瑄以及胡居仁蔡清之徒皆謹守其學不敢銖髮踰越所謂朱子之忠臣也獻章則不以箋經註書為事守仁則不屑為六經註腳焉之學自茲岐矣然獻章之言曰吾道有宗盟千秋朱紫陽其尊信之如此又曰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盍張世道不可偏高致懷後人立志持論可謂至公者也守仁則不欲以自異為諱曰吾說與朱子時又不同為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又曰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

之秪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夫學天下之公學也苟以大本大宗爲標的則何嫌于後人之殊以相規相益爲琢磨則不必其立論之合所患者人懷自是莫肯相下必欲盡掃人之說而歸之己則重爲學術妬耳 臣嘗虛心平氣而論之獻章守仁之學猶之飲醇醪而棄糟粕相得魚兎而捨筌蹄宜其薄訓詁乎不事矣不曰雖有般倕不廢繩墨雖有羿基不廢彀率乎意之學實能爲獻章守仁而能不爲者也要之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也假令世有高明之士必

欲洮汰言辯擺落形迹以見本心自悟自爲收斂修之奥竅之中而聖域立躋卽以獻章守仁爲師可矣誰得而禁禦之若夫垂世立教以中正範天下後世臣謂非熹之學不可也何也世之上智者少而中才以下者多也試呼途之人而告之曰致爾良知守爾未發之中存爾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猶之奉爰居以太牢响鷃雀以鍾鼓也其不覷覷然驚而逃者鮮矣若夫導之六行演之六藝檢押以制之優游以俟之則五尺之童亞家之豎未有不可引而之道者也且

天命之談性命者疎意而事揆拾瞑目而希徹昭靈
覺暫萌豈不或悟然而物欲旋蔽轉盼之間所得如
係風捕影恭蕩空虛迄無可循之學不若從事進修
之實稽錄則其銖也得寸則其寸也 臣 嘗謂學獻章
守仁之學其入道也雖易而浮岩竄壁之夫亦或托
焉而有其僞學熹之學其入道也雖難而篤志謹愨
者尙可服習積貫而無詭于聖人之途故曰熹之學
正學也夫于 臣 從祀業已力贊之矣矣又爲此喋
喋也 臣 誠過計以守仁之學與朱子稍有異同據其

一時憤激之論雖自諭爲毫釐千里之分察其各自明道之心非忍爲入室操戈之舉第恐後戔戔不復研審其精微類務逐尋于聲嚮見守仁之從祀已久輒疑朱子之學術爲非或謂妙悟之英功高于著述之富或謂統緒之賢不屑乎羽翼之名意所欲違則稱之曰聖學之玄珠力所可排則鄙之曰支體之疣贅此正守仁所謂獲罪于聖門獲罪于朱子邪說誣民叛道正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昔陸九淵之學稍與朱子矛盾人詆之爲禪守仁以爲極寃而欲洗之請

熹有知將不能一日安享于廟廡之閒假令今之學者過于信守仁而輕于詆朱子則守仁豈能一日安于廟廡閒哉臣智陋固不敢立異說以蓋先賢之美亦不敢徇衆見以背父師之訓竊懷區區輙直抒以聞惟 皇上下禮臣博詳羣言斷自 聖心進獻章守仁以褒寵高明之賢無遺居仁以崇植中正之學或以務言萬分之一可採著之功令自今有倡爲新異之說輕詆朱學者必罪之此非獨以右熹亦所以安守仁也

議從祀疏

吳中行 右中允管司業事 萬曆十三年八月

竊惟諸儒從祀既以表章先賢亦以風示後學最重典也頃
皇上因言官之請特下禮部命儒臣集議
臣等待罪辟雍有關職掌請借箸而畢陳其說焉 臣聞之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往道在六經是六經之傳與天地並也夫自古聖人多矣獨崇祀孔氏非謂其刪述之功開羣蒙以垂憲萬世乎故崇祀者既以功則從祀者亦視其功何如耳或謂我 明興

二百年來右文之朝久道之化猗歟盛矣止祀一人不妨多議臣以爲無其人而取數之多者濫也有其人而責備之過者苛也肇舉儀章匪徒粉飾丕視功載自有權衡義羽翼六經之功有三焉曰宗源曰修踐宗源者道之體也修踐者學之方也夫道若大路然知宗源而昧修踐是識路而莫由者也知修踐而昧宗源是冥行而不察者也神化性命直窺帝則是爲宗源實體眞精無歝躬行是爲修踐斯二者以言乎適道則均也先秦抗燔之後經術熄矣漢儒則傳

經之義而六經賴以不亡叔世汩溺之餘理學晦矣
宋儒則窮經之理而六經因之益顯至于　昭代斯
道如日中天經術既備理學亦明即有著述微言不
出漢宋餘緒臣愚以為今日議從祀者不宜專據著
述但當考生平或於踐修無媿或於宗源有窺皆
可稱羽翼之功而列俎豆之間者也夫道貫萬世而
無敝者也凡言學者隨時所習因性所近也凡言教
者救時之弊拯性之偏也尚宗源則其流或偏內而
敝也虛尚踐修則其流或偏外而敝也蓋天生豪傑

起而振之但有禪風教即有功聖門至其流遠枝分或失之玄虛者或失之迂腐者未可沿流而咎其源因枝而疵其根也今之儒有競虛華之談而潤畧行檢者矣故若薛瑄若胡居仁踐履篤實足爲後學之模以修身爲教而有功于六經修踐者是可祀也今之儒有局支離之跡而茫昧本源者矣故若王守仁若陳獻章悟識通融能發先聖之奥以明心爲教而有功于六經宗源者是可祀也斯二者誠不可偏舉而獨遺矣况薛瑄之讀書錄胡居仁之居敬錄固未

嘗無所發明而守仁之功行卓越獻章之孝義明彰亦未嘗有遺蹤履臣以爲茲四人者同功一體所當並議從祀者也臣又竊觀古之人心善成人之美而尚公今之人心善求人之過而多忌惟公則取其大而常略其細惟忌則摘其短而併棄其長富貴功利淪骨薰心忮嫉詆誹索瘢求垢悖理傷教者藉口以入其過講德譚學者設詞而助之攻操戈之徒各有異喙盈庭之說竟無折衷即令孔孟再生程先復出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是誠何心哉仰恃 聖天子主

張于上賢輔弼賛襄于下言路申請輿論大同此千載之一時而臣等蠡見管窺敷陳淺陋或亦千慮之一得也乞
勅下禮部議覆舉行徐薛瑄已從祀外將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等
體從祀則祀功之論定崇儒之化彰而于表章風示之典未必無補萬一矣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崇正學闢異說以一人心疏

高攀龍 行人司行人 萬曆二十年七月

臣惟自古治天下者未有不以教化爲先務而教化之汙隆則學術之邪正爲之所係非小也是以聖帝明王必務表章正學使天下曉然知所趨截然有所守而後上無異教下無異習道德可一風俗可同賢才出而治化昌矣臣近接邸報四川僉事張世則一本爲闡明理學以仰裨文教事大畧自謂讀大學古本而有悟知程朱誤人之甚謂朱熹之學專務尚博

不能誠意成宋一代之風俗議論多而成功少天下卒於委靡而不振於是以所著大學衍義上獻欲施行天下一斷章句之舊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惟自昔儒者說經不能無異同而是非不容有乖謬是非謬則萬事謬矣今以程朱大賢謂其學曰不能誠意謂其教曰誤人之甚是耶非耶議之於私家猶不過為一人之偏詖而聖賢無損鳴之於大廷則遂足以亂天下之觀聽而於世教有害臣有不容已於言者矣夫自孟軻歿而孔子之學無傳千四百年始

敦頤有宋儒周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得其正傳而絕
學復續學者始知所從入之途其功用極矣然是五
賢者生於宋而宋不能用其學之萬一前則章惇蔡
京之徒斥之爲奸黨後則韓侂冑之徒斥之爲僞學
貶逐禁錮人迄于亡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神
聖作民君師即位之初首立太學拜許存仁爲祭酒
以司教化存仁爲先儒許謙之孫謙朴承朱熹正學
而存仁承 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
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天下翕然

同風矣我　成祖文皇帝益章而大之　命儒臣輯五經四書大全而傳註一以濂洛關閩爲主自漢儒以下取其同而删其異別以諸儒之書類性理全書同須布天下永樂二年饒州儒朱友季詣　闕獻所著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說　上覽而怒之曰此儒之賊也特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悞後人於是邪說屏息吾道中天矣迨今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於是學者幼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者

固多然而真儒如薛瑄胡居仁吳與弼陳真晟曹端羅倫莊㫤章懋張元禎陳茂烈蔡清陳獻章王守仁諸人彬彬盛矣至一代之風俗士有紀綱下重名節當變故之秋率多徇義死節之士值權奸之際不乏敢言直諫之臣賢士大夫之公評士庶之清議是非井然一有不當於人心已羣起而議其後故至于今上下相維持非　祖宗教育之明驗歟不意今日乃有如世則肆然斥之曰謬人曰不誠欲變　祖宗表章之至意率天下而盡背之也即世則所論程朱之

學亦可謂不得其門者矣夫程朱之學其始終條理
之全下學上達之妙固未易以言語形容然其大原
則不出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此非程朱之教
也孔子之教也故窮理即博文之謂也居敬即約禮
之謂也非孔子之教也堯舜之教也故博文即惟精
之謂也約禮即惟一之謂也二者合一並進而主敬
爲本故理自明瑩則心日靜虛動直而初非溺於詞
章心益定靜則理益資深逢源而初不流于空寂此
聖學所以允執其中也至大學一書程子所揭爲初

學入德之門而章句之作則朱子所謂一生竭盡精力之筆後人學未造其域豈容輕議況古書皆有錯簡古本安可盡信世則之言誠意是矣豈朱儒獨不教人誠意乎誠者聖人之本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功先格致正所以誠正也意有不誠心有不正即非所以為格致也若夫溺於記誦徇外忘本此俗學所以爲陋豈大學格致之教哉夫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明殆盡學孔子而必由程朱正如入室而必由戶世之學者誠能虛心涵詠切己體察毋務新奇而先以

一己之私意主張於前另立異說而取聖賢之言矯揉爲己之用術循焉以周程張朱爲四書之階梯以四書爲五經之階梯自得之而道可幾矣故善學者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述而不作心逸日休況今天下不患無論說而患無躬行就聖賢已明之道誠心而力行則事半而功倍矣何必嘵嘵焉必務自私用知欲俾其一己之說爲世世則又以宋之不振歸咎於諸儒之學噫何言也人主不能用其道雖以孔子之聖生乎當世不能救魯之衰微何疑于諸儒宋之衰

也由前而言則壞于新法由後而言則壞于和議今不咎王安石呂惠卿蔡京章惇黃潛善汪伯彥秦檜韓侂冑之徒而咎諸儒之學何也哉夫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非言者之罪而用言者之罪也自古務莧獻說工諫陳規其議論豈不至多然而上之人善於用中則片言可折而盈庭立廢天下見事功之實而不見議論之虛上之人漫無可否則人持所見而邪正雜陳徒滋耳目之煩無補經論之實耳豈以人人緘默而後為盛世乎世則又謂本朝持衡國是者無

決斷之勇分猷庶職者有模稜之風庠序無真才實學之士　朝廷鮮實心任事之臣此信有之正不學之故也奈何反以咎程朱之學也抑臣有深憂焉自出廟以前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移廟以來率多玲瓏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吠宋儒之拙而規矩繩墨脫落無存以頓悟爲工而巧變圓融不可方物故今高明之士半已爲佛老之徒然猶知儒之爲尊必藉假儒文釋援釋入儒者內有秉彝之良外有惟　皇之制也而其隱衷真志則皆借

孔孟爲文飾與程朱爲仇敵矣故今對病之藥正在扶植程朱之學深嚴二氏之防而後孔孟之道明使世則之旨一倡天下之棄其仇敵世不啻芻狗焉於是人人自騁其私淫詞充塞正路榛蕪將 二祖列宗之教蕩然掃地矣伏願 陛下皇建有極端本化人身體孔孟之微言首崇程朱之正學必親經書以窮理必致知必以居敬朝乾夕惕省察克治思天之所與人而人之所受於天惟有仁義禮智四者 人君爲天之子必先完天之賦予而後永膺天之眷命

一念之發一事之重審其果合於仁果合於義果合於禮果合於智則務擴而充之力而行之一念之發一事之動審其非合乎仁非合乎義非合于禮非合乎智則務遏而弗思禁而弗行如是日新又新純爲天德則萬化之源清萬幾次第畢舉　聖王之精神奪天下之意氣　二祖之意振正學于陵夷廢墜之餘　明詔中外非四書五經不讀而不得侵淫于佛老之説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不得淆亂以新奇之説學無分門士無異習人心貞一教化大同如是

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崇古以來未之有也臣入
任之初適見世則之議不勝私憂隱慮遂有此論或
曰四方多事何暇爲此淸談臣謂不然此天下之大
本古今之命脉危微之別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于聖
祖兢兢于此而可以細故視之哉故不避僭越之嫌迂
闊之誚冐昧上陳伏乞　聖明採擇幷下禮部覆議
一遵　祖宗之舊制毋惑于二三之說則斯文幸甚
天下幸甚

邪臣橫議放恣亂眞敗俗懇乞聖明嚴行驅逐

重加懲治以維持世道疏

張問達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

臣惟欲維世道須正人心欲正人心須息邪說倘邪說橫行則吾道不明人心大壞因而捐廉棄恥潰隄踰防以致男女無別君臣無義名檢蕩然人類滅絕而世道至於淪斁湮沒不可挽藥吁大可畏也惟時有李贄號卓吾者壯歲爲官晚年削髮業已自外於名教不足齒矣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

行海內惑亂人心是其人不可一日容於聖明之世其書必不可一日不燬者臣請先以其書一一數之而後論其行呂不韋李園濁亂宮闈潛移國姓此萬古大姦巨盜也今乃曰智謀名臣以此爲訓是使人起非分無望之想也李斯坑儒生焚詩書百家語矯詔擅立君嗣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此國之賊也今乃曰才力名臣以此爲訓是使人長紛更顚擅之姦也馮道歷事五朝朝君臣而暮讎敵此人臣萬古之戒也今乃曰此吏隱也社稷爲重也不知由梁而唐

前漢前周而契丹社稷凡幾更矣道之所存者果誰家之社稷乎以此爲訓是使人不知有君臣之義也卓文君不奉父命而私奔相如此失身之婦也其父卓王孫惡而絕之今乃曰非失身乃獲身也卓王孫斗筲小才安足與計事孤負良緣遂失佳偶以此爲訓是使人不知男女聚麀之恥也司馬光宋之名臣其言曰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加賦而國用足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語此萬古確論也今乃曰光之言可笑之甚以此爲訓是以稽古爲嘉謨也秦始皇行事

載在史冊爲千古覆轍可鑒今乃曰自是千古一帝以此爲訓是以殘忍爲英雄也孔子以直道爲是非萬古人倫之至也今乃曰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則無是非是又以孔子爲不足法而敢於非至聖也書之狂誕悖戾未易枚舉大都多剌謬不經與夫藏三耳雞三足白馬非馬之說何異是其書不可一日不燬者也至尤可恨可醜者寄居麻城肆行不檢始容無良輩遊於庵巳而無良輩拉妓女裸身當白晝同浴於池其究也遂勾引士人妻女至有携衾枕而宿

庵觀者一境之內如醉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皆名曰菩薩一時士人之妻女果盡皆眞菩薩耶滅禮義瀆倫常壞風俗蓋至於贅之行也極矣而後生小子喜其猖狂而樂其放肆相率相煽以至於明刼人財強摟人婦公然同於夷狄禽獸而不之恤然此猶童稚之後生也邇來卽縉紳士大夫亦有捧呪唸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為律戒室懸妙像以為皈依不知遵孔氏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是皆贅之邪說異論浸漬

轉移而誘之迷也嗟嗟是可一日容於聖明之世哉近又聞贊之跡且移而至於通州矣通州距都下僅四十里倘贊一入都門住寺觀招致而蠱惑之則都城無知之士女又被勾引爲麻城子女之續矣不知京畿何地也首善之地而四方之極也帥之以正猶慮四方未必盡正況可容贄放恣不檢之人以爲畿甸辱爲四方倡乎是大可慮也昔孔子相魯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考其行事不過曰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耳孟子闢楊墨至比於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今楊墨之書俱在亦無大謬於聖人不過君臣父子之間微有差錯而孔孟即深爲此懼今贄之書與衍其詭辟視正卯甚其是非之謬戾視楊墨甚在廷之臣故更慮其世之日入於亂而人復相食也贄之不可容也視楊墨等殆又甚矣楊墨猶往代也我朝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季文獻所著書專斥濂洛關閩之學肆其醜詆　成祖覽之怒甚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院學士解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　成祖以其書示之觀畢

縉對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遐裔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闢其人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成祖曰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勑行人押季文還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諭其罪笞以自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惡不可不盡燬所著書最是　祖宗之法度又森然至嚴可稽也夫聖道重於古今國憲威於斧鉞爾贄乃敢以幺麼之人訕往聖而背明章亂

一時而禍萬世人心與世道畢何賴焉 臣不意李文之後乃復有踵謬襲偽倡邪惑世如李贄者伏望
皇上洞察邪說之非與夫流禍之遠即勅下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以罪李文之罪不許再聚生徒講學惑世仍檄行兩畿各省將贄刊行諸書并搜檢其家未刊書盡行燒燬毋令貽亂於後則正學不晦聖教自明人心日就於繩墨規矩之中而世道庶可躋於蕩蕩平平之盛矣惟 聖明
覽幸甚